上師之死

索甲仁波切 著
鄭振煌 譯

死亡與重生

基礎地

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話：「死亡是真理的時刻，」或「死亡是面對面接觸自己的時刻。」我們見過那些有瀕死經驗的人，有時候會提到當他們看見自己的生命史重演時，會遭遇類似下面的問題：「你這輩子做了些什麼？你為別人做了些什麼？」所有這些都突顯一個事實：在死亡時，無法逃避我們的真面目。不管是否喜歡，我們的真性都會顯露出來。但有一點很重要的是：瞭解在死亡的那一刻，我們的「存有」（being）有兩個層面顯露出來：一個是我們的絕對性（absolute nature）；另一個是我們的相對性（relative nature）——也就是我們在此刻如何，並且在這一世是怎麼樣的人，又做了些什麼。

誠如我在前面所說明的，在死亡時，身心的一切成分都會離散。當身體死亡時，感官和微細的元素都會分解，接著是凡夫心死亡，貪、瞋、癡等一切煩惱也都跟著死去。最後，不留下任何障蔽真性的東西，生時遮蓋覺悟心的一切都分解了。當時所顯露出來的，是絕對性的本初地，它有如純淨無雲的天空。

這稱為「地光明」或「明光」的顯露，意識本身融入廣袤的真理。《中陰聞教得度》說：

> 一切事物的本性是開放、空曠的，赤裸如天空。
> 光明的空性，沒有中心，沒有範圍：純淨、赤裸的本覺露出曙光。

蓮花生大士如此描述「地光明」：

> 這個自發的「明光」，無始以來就不曾被生過，
> 它是本覺之子，而本覺也沒有父母——多妙啊！

這個自發的智慧，不是任何人創造的——多妙啊！

它沒有經歷生的過程，本身也沒有死的成分——多妙啊！

雖然它是那麼明顯可見，卻沒有人見過它——多妙啊！

雖然它在六道裡輪迴，卻不曾受到傷害——多妙啊！

雖然它見過佛土，卻不曾變得更好——多妙啊！

雖然它存在於任何人身上的任何地方，卻不曾被發現——多妙啊！

而你卻繼續想從別處證得別種果報——多妙啊！

即使它原本就是你的，你卻往別處去尋找——多妙啊！

為什麼這種狀態稱為「光明」或「明光」呢？歷代上師各有不同的解釋。有些上師說，它表現出心性的光芒明性，本無黑暗，本無障礙：「驅除了無知的黑暗，具有清楚認知的能力。」另一位上師把「光明」或「明光」描述成「最少散亂的狀態」，因為一切成分、知覺和外境全都分解了。有一點很重要的是，既不可以把它當成我們所知道的物理光線，也不可以誤認為它就是下一個法性中陰所顯露的光；死亡時所生起的光明，是本覺智慧的自然光芒，「不管是在輪迴或在涅槃之中都一直呈現的真如本性。」

在死亡那一刻所顯露的「地光明」或「明光」，是解脫的大好機會。重要的是，我們必須瞭解在何種情況下，它才能提供這個機會。有些現代的死亡學作家和研究者都低估了這個時刻的深奧性，因為他們閱讀和詮釋了《中陰聞教得度》這本書，卻沒有得到口傳和訓練來理解它的神聖意義，以致把它看得太簡單，結論也下得太快。有些人認為「地光明」的顯露就是開悟。我們可能都樂得把死亡當作天堂或開悟；但除了一廂情願的希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必須知道唯有確實接受了心性或本覺的開示，而且唯有透過禪修建立並穩定心性，將它結合到日常生活中，死亡的那一刻才能提供解脫的真正機會。

雖然「地光明」是自然呈現給每一個人，但多數人全然不知它是那麼深厚、廣闊和微妙。因為大多數人活著時並沒有去熟悉認證心性的方法，所以在死亡時都無法認知「地光明」。因此，在發生的那一刻，就容易以過去的恐懼、習慣和習性本能地做反應。雖然在

「地光明」出現之前，煩惱或許已經消失了，但多生累劫的習氣仍然存在，隱藏在凡夫心的背景中。在我們去世時，雖然一切都跟著結束了，卻還是無法順從和接納「地光明」，反而是退入恐懼和無明之中，本能地加重我們的執著。

這就是使我們無法真正利用這個關鍵時刻做為解脫契機的障礙。蓮花生大士說：「一切眾生已經生、死和再生無數次。雖然他們一再經驗到那個不可言說的『明光』，但由於受到無明的障蔽，他們就無止盡地在無限的輪迴中流浪。」

凡夫心的基礎地

無明會引生惡業，惡業會形成種種習氣，而一切習氣都儲藏在凡夫心的基礎地中。我經常思索，應該用什麼例子來描述凡夫心的基礎地。你可以把它比喻為透明的玻璃泡沫，幾乎看不見的一層薄片，卻把我們整個心包圍起來；但我認為玻璃門可能是最好的譬喻。想像你正坐在玻璃門前，門外就是花園，你透過玻璃門往外凝視天空。在你和天空之間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存在，因為你看不到玻璃的表面。如果你站起來，想要走出去，你會以為它並不存在而碰到鼻子。但如果你摸它的話，立刻會發現指痕印在某種阻隔你和外面虛空的東西上。

同樣情況，凡夫心的基礎地，阻止我們進入天空般的心性，即使我們仍然能夠瞥見它。我在前面提過，上師提醒我們，禪修者有把經驗到凡夫心的基礎地，誤以為是經驗到心性的危險。當他們安止在高度寧靜的狀態中時，可能只是安止在凡夫心的基礎地中。如同在玻璃圓頂內仰望天空，與站在屋外空曠處仰望天空的差別。我們必須完全突破凡夫心的基礎地，讓「本覺」的新鮮空氣進入。

因此，我們一切精神修行的目標，還有為死亡那一刻所做的準備，都是為了淨化這個微細的障礙，逐漸削弱它，打破它。當你完全打破它的時候，你和全知之間就沒有什麼阻隔了。

上師引導弟子見到心性，可以把「凡夫心的基礎地」整個突破，因為唯有透過這種「概念心」的分解，覺悟心才能清晰地顯露出來。因此，每當我們安住在心性之中時，凡夫心的基礎地就變得微弱一些。但我們將發現，我們能夠安住在心性之中的時間長短，完全取決於修行的穩定度。很不幸，「積習難改」，凡夫心的基礎地又會回來；我們的心就像酒鬼，

只能改掉習慣一會兒，受到誘惑或遇上挫折時，就又舊性復發。

如同玻璃門會留下我們手上和指頭上的髒東西，凡夫心的基礎地也會聚集和貯藏我們一切的業和習氣。也如同我們必須持續擦拭玻璃，我們也必須持續淨化凡夫心的基礎地。好像玻璃會慢慢磨損，當它越來越薄時，就會出現小孔，而開始分解。

透過修行，我們可以逐漸穩定心性，因此它就不再只是我們絕對的本性而已，而會成為日常的事實。如此，我們的習氣越分解，禪定和日常生活間的差異就越小。漸漸地，你就像一個可以穿過玻璃門走到花園的人，不受任何隔礙。凡夫心的基礎地減弱的徵象，就是可以越來越輕鬆地安住在心性之中。

當地光明顯露的時候，關鍵點是我們安住在心性之中的能力有多大，我們結合絕對性和日常生活的能力有多大，以及我們淨化平凡的情況成為本初清淨的狀態的能力有多大。

母與子的會合

有一個方法可以讓我們充分準備，在死亡的那一刻認證到地光明的顯露。這就是透過最高層次的禪修，是大圓滿修習的最後成果。它稱為「兩種光明的聯合」，也稱為「母光明和子光明的結合」。

「母光明」是對「地光明」的稱呼。這是一切萬物的基本、內在性質，是我們整個經驗的基礎，在死亡的那一刻，顯現出它完全的輝煌燦爛。

「子光明」又稱「道光明」，是我們的心性。如果經由上師的介紹，如果被我們認證，我們就可以逐漸透過禪定來穩定它，同時越來越完整地融入日常生活的行動中。當心性完整地融入時，認證也就完整，覺悟也就發生了。

雖然「地光明」是我們固有的性質，也是一切萬物的性質，但我們並不認識它，它好像是隱藏起來一般。我喜歡把「子光明」想成上師給我們的鑰匙，在機會來到時，幫助我們打開認證「地光明」的門。

想像你必須接一位搭機前來的女士。如果你不知道她長得什麼模樣，即使她從你身旁走過，你也認不出。如果你有她的一張近照，你的心中便有她的模樣，那麼當她走近你的時候，你就可以立刻認出。

一旦將心性介紹給你，而你也認識了它，你就握有再度認出它的鑰匙。不過，正如

同你必須把照片帶在身上，一次又一次地看它，以便確定可以認出你要在機場相見的人，你也必須透過持續的修習，不斷地加深和穩定你對於心性的認證。如此，認證就深深鑲嵌在你的心中，變成你的一部分，以致不再需要照片；當你遇見那個人的時候，認證是自發而立即的。因此，在持續練習心性的認證之後，當死亡的那一刻「地光明」顯露時，你就可以本能地認出它，並與它結合，從前的上師說，這就如同小孩急切地奔向母親，如同老友會面，或如同百川流入大海。

不過，這是相當困難的。唯一能夠確保這種認證的方法，就是當我們還活著時，不斷修持結合這兩種光明的法門，使其趨於完美。這便需要終生的訓練和努力。誠如我的上師敦珠仁波切所說的，如果我們不從現在開始，做結合兩種光明的修持，就不能說在去世時可以自然地認證。

我們如何結合這兩種光明呢？這是一個很高深的法門，並不適合在此詳細說明。但我們可以這麼說：當上師介紹我們認識心性時，就好像是我們的盲目恢復了視力，因為我們一直看不到一切萬物所具有的「地光明」。上師的介紹，喚起我們內在的慧眼，我們可以藉著它清晰地看到一切生起事物的真性，一切念頭和情緒的光明（明光）性質。當我們修習穩定圓滿時，認證心性的呈現就如同輝煌的太陽。念頭和情緒仍然會生起；它們像是黑暗的波浪。但每當波浪碰到光線時，立刻就消散了。

當我們持續加強發展這種認證的能力，它就變成我們日常景象的一部分。當我們能夠把對絕對本性的體悟帶進日常生活時，我們就有越多的機會可以在死亡的那一刻認證地光明。

我們是否擁有這把鑰匙，就看我們如何對待念頭和情緒的生起：是否能夠以「見」直接穿透它們，並認出它們本具的光明性質，或是我們以本能的習慣性反應模糊了它。

如果凡夫心的基礎地完全淨化，這就好像我們已經拆掉了業的倉庫，因而清除了未來再生的業力。不過，如果無法完全淨化我們的心，過去的習氣和業力就還會殘留在這個業的倉庫裡。每當有適合的因緣成熟時，它們就會顯現出來，促使我們再度投生。

地光明的顯現時間

地光明顯現了；對修行人而言，只要他能夠專心地安住在心性的狀態中，地光明就會持續顯現。不過，對多數人而言，它只能顯現一

彈指的時間，對某些人，上師們說：「可以顯現一頓飯的時間。」大部分人完全不認得地光明，而陷入無意識的狀態中，這個狀態可以長達三天半之久。之後，意識就離開了肉體。

因此，在西藏就形成在人死後三天內不碰觸或干擾肉體的風俗。對於可能已經和地光明結合在一起，並安住在心性之中的修行人而言，這一點尤其重要。我記得，在西藏每個人都很小心地在屍體四周維持寧靜安詳的氣氛，以避免造成任何細微的干擾，對於偉大的上師或修行人，特別如此。

即使是普通人的遺體，通常在三天內也是不移動的，因為你無從知道死者是否已經認證地光明，或者他的意識是否已經離開肉體。西藏人相信，如果碰到肉體的某一部位（譬如打針），就會把意識引到那一點。死者的意識可能就會從最近的開口下墜到惡道，而不是從頂門離開肉體。

有些上師特別堅持三天內不可以移動屍體。住在印度和尼泊爾一位禪師模樣的西藏上師夏卓仁波切（Chadral Rinpoche），當有人抱怨屍體放在酷熱天氣下三天可能會有異味時，他說：「你應該不會想去吃它或賣它吧！」

因此，嚴格說來，解剖或火化屍體，最好是在人死後三天才做。不過，在現代社會中，要在人死後三天內都不動他，可能不切實際或辦不到，但至少在碰觸或移動屍體之前，應該為死者修頗瓦法。

一位上師之死

證悟的修行人，在死亡的那一刻，還是繼續去認證心性，並且在地光明顯現時覺醒融入。他甚至可能會在那種狀態中維持好幾天。有些修行人和上師是在端坐入定中去世的；有些人則是在「睡獅的姿勢」中去世的。除了完美的姿勢外，還有其他徵象可以表示他們還安住在地光明的狀態中：臉上還有血色和光彩，鼻子並不塌陷，皮膚仍然柔軟有彈性，屍體不僵硬，眼睛還發出溫柔慈悲的光芒，心臟也有餘溫。千萬小心不可碰觸上師的遺體，同時要保持安靜，直到他出定為止。

第十六世大寶法王是一位偉大的上師，也是西藏佛教四大宗派之一的傳承持有者，一九八一年在美國的醫院中圓寂。他總是笑容滿面，慈悲為懷，給予周圍的人們非常大的啓發。外科主任羅諾弗．桑契斯醫師（Dr. Ranulfo Sanchez）說：

我個人覺得大寶法王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人。當他看你的時候，就好像在尋找你的內心世界，好像可以看穿你一樣。他看著我的方式，以及似乎知道即將發生的事，令我很吃驚。法王感動了醫院裡與他有接觸的每一個人。許多次當我們覺得他已經命在旦夕時，他都對我們微笑著說我們錯了，然後他就又有起色……。

法王痛得再難過，也不吃藥打針。我們這些醫生都以為他一定是痛不欲生，就問他：「您今天是不是很痛？」他會說：「不。」在他臨終前，我們知道他可以意識得到我們的焦慮，於是就笑話不斷。我們常常問他：「你感覺痛嗎？」他也常常很仁慈地笑說：「不。」

他的一切生命徵象都很低。我們替他打了一針……好讓他在臨終前做些交代。我離開房間幾分鐘，留他和幾位上師談話，他告訴他們說，那天他還不想死。當我五分鐘後回來時，他已經坐起來了，眼睛張得大大的，清楚地說：「喂！你好嗎？」他的一切生命徵象又恢復過來了，半個小時之內，他就坐在床上，談笑風生。在醫學上，這是從未聽過的事；護士都嚇呆了，有一位護士捲起袖子，讓我看她的手臂，上面都是雞皮疙瘩。

醫護人員發現，在大寶法王圓寂後，他的遺體並不像常人一般的僵硬和腐敗，似乎與圓寂時沒有兩樣。不久，他們又發覺大寶法王的心臟周圍地區仍是溫熱的。桑契斯醫師說：

在大寶法王圓寂後約三十六個小時，他們把我帶進房間。我把手放到他的心臟部位，覺得比附近來得溫熱。這是醫學上無法解釋的。

有些上師是在禪定中坐化。卡盧仁波切於一九八九年圓寂於他在喜瑪拉雅山的道場，當時有一些上師、一位醫生和護士在場。他最親近的弟子這麼寫著：

仁波切本人試著坐起來，卻有困難。傑珍喇嘛（Lama Gyatsen）覺得時間可能已經到了，如果不坐起來，可能會對仁波切產生障礙，於是扶住仁波切的背讓他坐起來。仁波切把手伸向我，我也幫忙他坐起。仁波切一邊做手勢，一邊

說他想完全坐正。醫生和護士不太高興他這樣坐，所以仁波切就稍稍放鬆他的姿勢。不過他還是保持了禪定的姿勢。……仁波切把手做成坐禪的姿勢，張開雙眼往外凝視，嘴唇溫和地移動。一種深度的安詳和幸福感籠罩著大家，也深入我們的內心。在場的人都覺得，那種不可描述而瀰漫大家的輕安，正是仁波切心中的禪悅，……仁波切的視線慢慢垂下來，呼吸停止了。

我最敬愛的上師蔣揚欽哲仁波切圓寂於一九五九年夏天，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事。在他生命的末期，他盡可能不離開道場。各種傳承的上師蜂擁而至，向他求法，一切傳承的持有者也仰仗他開示，因為他是他們傳承的源頭。他所住錫的道場宗薩寺（Dzongsar），成為西藏精神活動最活躍的中心之一，所有的大喇嘛來來往往，川流不息。他的話在當地就是法律；他是一位如此偉大的上師，幾乎每一個人都是他的弟子，因此他曾經以威脅不再保佑交戰的雙方，而停止了內戰的發生。

一九五五年，我的上師有若干徵象顯示他必須離開西藏。首先，他前往西藏的中部和南部聖地朝聖；接著，為了達成他的上師生前的大願，前往印度的聖地朝聖，我也隨行。我們都希望，在離開的期間，藏東地區的情況能夠改善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我的上師有意離開家鄉的決定，被許多其他喇嘛和平民視為西藏浩劫已無法避免的象徵，因此讓他們得以及早準備逃難。

我的上師長久以來就接到訪問錫金的邀請，錫金是喜瑪拉雅山中的小國，也是蓮花生大士的聖地。蔣揚欽哲的前世是錫金最崇高的聖人，錫金國王請求他前往傳法和加持。大家一聽到他抵達錫金，許多上師就從西藏前來學法，也帶來珍貴的法本和經典，否則這些法寶早已不存。蔣揚欽哲是上師們的上師，他所住錫的皇宮寺（Palace Temple），再度成為偉大的精神中心。越來越多的上師來到他身旁。

傳說，傳法太多的大上師往往活不久，似乎是因為他們承擔了一切佛法的障礙。預言說，如果我的上師把教法擱在一旁，隱名到遙遠的邊陲地帶遊化，他可以多活許多年。事實上，他也試著這麼做：當我們最後一次離開康省時，他就把一切財物留下，悄悄地離開，無意再傳法，純粹是為了朝聖。不過，一旦人們

發現他的身分時，就請求他開示和灌頂。他的慈悲無遠弗屆，雖然明知他是在冒生命的危險，還是犧牲自己不斷地傳法。

蔣揚欽哲是在錫金生病的。所有長老喇嘛和各傳承的法王，紛紛前來看他，日夜為他舉行延壽法會。大家都祈請他繼續住世，因為像他這麼偉大的上師有力量決定何時離開肉體。他只是躺在床上，接受我們的一切供養，大笑，然後以善體人意的微笑說：「好罷！為了表示吉利，我就說我要活下去。」

我的上師即將圓寂的第一個暗示，來自第十六世大寶法王。他告訴大寶法王說，他已經完成了這一世的任務，決定要離開世間。當大寶法王把這件事情告訴蔣揚欽哲最親近的侍者時，這位侍者痛哭流涕，接著我們也知道這回事。

蔣揚欽哲是在西藏曆五月六日的凌晨三點圓寂。而在十天前，當我們正在徹夜為他修延壽法時，發生一場大地震。依據佛教經典，這是一位覺悟者即將圓寂的象徵。

在他死後三天內，消息完全封鎖，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已經圓寂了。我只是接獲他的病情轉壞的通知，我再也不能像從前一般睡在他的房間，必須搬到另一個房間睡。他最親近的侍者也是法會的主持人卓登喇嘛（Lama Chokden），跟隨我上師的時間比任何人都長。他的話不多，表情嚴肅，修苦行，兩眼炯炯有神，雙頰深陷，莊嚴高貴而幽默。卓登以誠實、正直、謙虛和記憶力強而聞名。

他似乎記得我上師所說的每一句話、每一個故事，也知道最繁複的儀軌及其意義。他是一位典型的修行人和具格的老師。那時，我們看到卓登繼續把我上師的食物端進房間，但他臉上的表情變得陰鬱。我們不斷問他蔣揚欽哲仁波切的情況如何，他總是說：「老樣子。」在某些傳統裡，當上師圓寂之後，在他入定期間，必須嚴守祕密。誠如前面我所說的，三天後我們才聽說他已經過世了。

印度政府打了一通電報給北京。消息又從北京傳到我的上師在西藏的根本道場宗薩寺，那兒的許多僧侶早已在流淚了，他們知道他即將圓寂。就在我們離開之前，蔣揚欽哲曾經做了一個神祕的承諾，他要在過世之前回來一次。事實上，他也這麼做了。那年的新年，大約是在他圓寂之前的六個月，在一場法會的舞蹈表演上，許多年長的喇嘛都看到他出現在天空中，一如往日的模樣。他在道場裡創辦了一所佛學院，以培養近代若干最傑出的學者而聞

名。在大殿裡，供奉著當來下生佛彌勒的巨像。在他示現的新年後不久，有一天清晨，寺院的香燈打開大殿的門：他就坐在彌勒的懷抱裡。

我的上師採取「睡獅的姿勢」圓寂。所有徵象都顯示他仍然在禪定之中，三天內沒有人碰過他的遺體。他出定那一刻的景象，令我終生不忘：他的鼻子突然塌下來，臉上失去血色，然後他的頭微微傾向一邊。在這之前，他的遺體維持某種姿勢，表現出力量和生命的徵象。

當天晚上，我們把他的遺體洗乾淨，穿上衣服，從他的臥房移到皇宮寺的大殿上。人群已經湧到，在大殿四週向他禮拜。

然後，非常奇妙的事情發生了。一道明亮、乳白色的光，看起來就像發光的薄霧，開始出現，逐漸瀰漫各處。皇宮寺的外頭有四盞大電燈；當時已經是七點鐘，天早就黑了，平日都會把電燈打開。但在這個神祕的光霧下，這些燈光就顯得暗淡多了。當時印度駐錫金的政治官阿巴潘，首先發現，詢問到底怎麼回事。接著，許多人也開始喊叫：這道神奇、不可思議的光，有幾百人看到。有一位上師告訴我們，依據密續，這種光的顯現代表有人成佛了。

蔣揚欽哲的遺體，本來計畫要放在皇宮寺裡一個星期，但很快我們就收到來自各地的弟子的電報。當時是一九五九年；包括頂果欽哲仁波切在內的許多弟子剛剛抵達。他們要求把遺體留下來，好讓他們有機會見最後一面。因此，我們就多放了二個星期。每天都有四場法會，由各種傳承的喇嘛領導著幾百位僧侶參加，常常由各傳承的持有者主持，同時有好幾千盞酥油燈點燃著。

遺體並沒有發出異味或開始腐敗，所以我們又多放了一個星期。印度的夏天非常酷熱，但即使是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過去，屍體並沒有腐敗的跡象。最後我們把蔣揚欽哲的遺體放了六個月；在遺體的面前，我們不斷舉行傳法和共修法會：蔣揚欽哲圓寂前未及完成的開示，由他最年長的弟子完成，同時為許多人剃度出家。

最後，我們把他的遺體移到他生前選擇要火化的地方。大西定（Tashiding）是錫金境內最神聖的地區之一，位於一個山丘的頂上。所有弟子都來到大西定，親手建造舍利塔（

stupa），雖然在印度最粗重的工作往往都是僱工來做。每一個人不分老少，上自頂果欽哲仁波切這麼偉大的上師，下至最普通的人，都用雙手搬石頭上山，把舍利塔蓋好。這件事最可以證明他對弟子所激發出來的恭敬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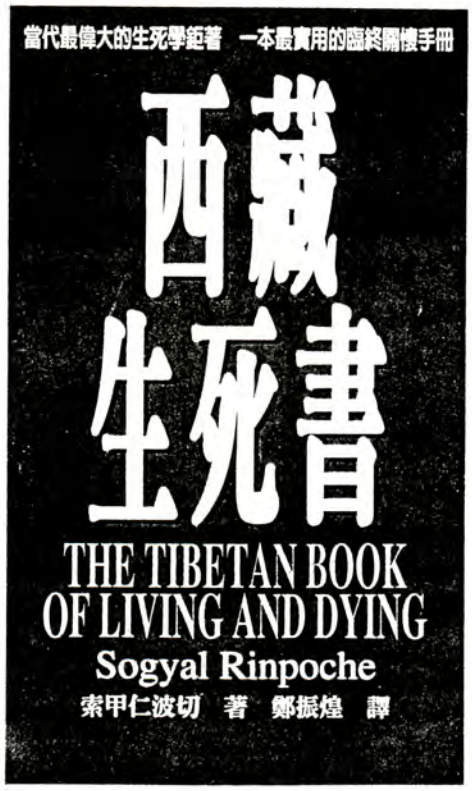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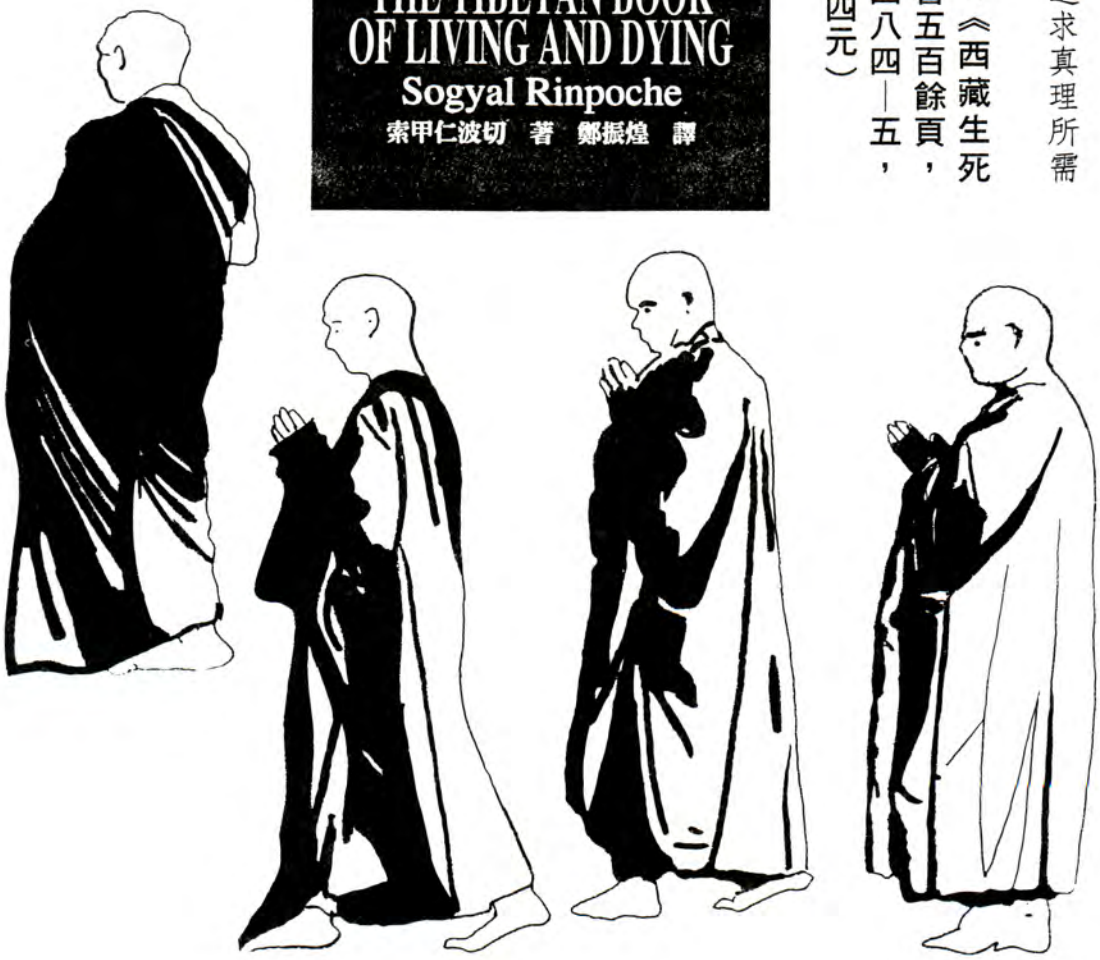
蔣揚欽哲的圓寂，其損失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。在離開西藏之後，我們全家人失掉一切土地和財產，當時我的年紀還小，不致於對它們有任何執著。但失去蔣揚欽哲，即使是這麼多年後的今天，我仍然深感哀傷。我的整個童年，都是在他的陽光下過的。我睡在他床尾的小床上，許多年都是在他唱誦和掐念珠的早課聲中醒來。他的話語，他的教法，他所散發出來的安詳光芒，他的微笑，全都是我不可磨滅的回憶。

他是我生命的靈感，當我遇上困難或傳法時，我總是祈請他和蓮花生大士示現。他的圓寂，對世界和西藏都是不可估計的損失。我總是想到他，就像我也會想到頂果欽哲仁波切，如果佛教被毀滅了，只要他還在，佛教絕對是存在的，因為他就是佛教的完整化身。隨著蔣揚欽哲的過世，整個時代，有時候似乎是一整個面向的精神力量和知識，也跟著他過去。

蔣揚欽哲是西藏佛教所有傳承的權威，也對一切傳統普遍敬重，因而廣受愛戴。他圓寂時才六十七歲，我常常想，如果他能活長一點，在藏人流亡的地區和西方帶動西藏佛教的成長，該會是多麼迥然不同的景象啊！因為他是上師的上師，所有傳統的傳承持有者都從他獲得灌頂和教法，因而尊他為根本上師，他能夠自然地把他們集合在恭敬、和諧、合作的精神之下。

不過，偉大的上師從來不曾死過。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，蔣揚欽哲就在這兒啓發著我，他是本書背後的力量，我的教法也都是來自他的教導，他是我背後的一切精神源泉和基礎，持續給予我內心指導的人就是他。他的加持和帶給我的信心一直陪伴著我，指引我克服一切困難，讓我得以盡我所能地代表他所象徵的崇高傳統。對我來說，他尊貴的臉，比起當今任何在世者的臉還要鮮活；在他的眼中，我總是可以看到那種超越智慧和超越慈悲的光，這是天地之間任何力量所無法息滅的。

願本書讀者能夠因像我一樣而對他稍有認識；願大家能夠像我一樣因他的奉獻生命和莊嚴去世而受到啓發；願大家能夠從他全然奉獻

給眾生福利的典範中，獲得此時追求真理所需要的勇氣和智慧。（待續）

（摘自索甲仁波切著・鄭振煌譯《西藏生死書》，每冊定價三百五十元，全書五百餘頁，函購請利用郵政畫撥：〇〇〇三四八四—五，戶名：慧炬雜誌社，掛號費另加十四元）